

别让缓刑成了犯罪官员的专利

新闻中的冷与热

6日有关广东的新闻就像最近的天气一样,冷热交替,令人感慨。

“广东用人需求连续三季度下降,求职者继续上升”(《广州日报》11月6日)。记得前两年,每到春节前后广东媒体总会报出“企业需求缺口大,工厂上街抢工人”这类的招工新闻。那时候广东经济发展迅速,出口外销也始终引领全国。现如今,这场狂风暴雨式的金融风暴导致众多广东加工企业受牵连。倒闭破产固然是“招工热”变冷的重要原因,但从长远考虑,长三角经济区迅速发展崛起并从广东“抢走”众多企业的事实,是否更应该引起决策者们的警醒?做好企业的政府配套服务,才是保障落地在此的企业良好生存的根基。

政府公开招聘考场一向是挤破头的热门去处,每年总有几百上千人争夺一个职位的情形发生,今年的情况却有点特殊,政府招聘的职位也来个冷热不均,“8047人报考深圳市公务员,11职位暂无人报考”(《南方日报》11月6日)。仔细一看,恍然大悟:这里面热的是正式的公务员职位,热到基本是百里要挑一;冷的则是属于“职员”的另一类职位,冷到报考人数为零。难道考上公务员就可以成仙不成?事实上,出现这么大的区别,不难看出公务员的地位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怎样的“崇高”了。

“广东高考方案11年改革4次被指过于频繁”(《信息时报》11月6日),又是一个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一边是教育部门热心改革,希望“越改越好”;一边是考生家长甚至老师难以适应,冷言冷语。其实改革本是好事,如果改得合理,改得恰当,纵使一开始有些阻力也是正常。可奇怪的是,一项改革如果总是只能尝试那么一两年就要推倒重来,是否就显得有些儿戏?当然,教育部门的解释也说得过去,发现问题就要改,越改越好,只是希望这次的改,能够考虑得足够周全,尽量减少“出问题”的可能,尽量让这项新政策保持长一些时间,别让考生提心吊胆就好。

“救市新政局广州首次卖地遇冷,仅一家竞买”(中新网11月6日)。广州楼市今年以来楞是和天气唱反调,一路走低,让政府很是着急,于是救市新政局纷纷出台。但政府的热情还是抵不住市场的寒冷,这次拍卖两幅中心城区地块中,珠江新城地块的地价仅人民币6000元/平方米,而去年该区域“地王”价高达1.19万元/平方米,几乎跌过半。尽管如此,三家开发商竞拍该地块的最终成交价也仅为7693元/平方米。这个新闻告诉我们,老百姓存钱买房实在不容易,最怕的就是被忽悠,楼价一路喊跌,不“跌停板”我不买;而开发商们也无奈,政府地价是调低了可是别的收费还是高,有地我也不敢买……唉,如此暗中较劲,何时了?啊?

的比率,由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以至于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向人大作报告时提出,应从惩治腐败和维护稳定的高度,对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和其他职务犯罪,严格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

官员犯罪缓刑多,缓刑正在异化的现实,充分说明我国缓刑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如何适用缓刑,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有专门的民间组织到罪犯所在社区与单位,调查罪犯的平时状况,写出分析意见来提交法庭参考,法官宣判缓刑受到相应的制约。其次,缓刑犯基本缺乏制约与监督,缓刑犯基本无人管理,也没有任何惩戒措施。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有专门的“缓刑官”,每周组织缓刑犯集中报道,进行学习和社区义务劳动,让其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可见,改革缓刑制度,监督法官的缓刑判决,不再让缓刑成为有权有势者的专利,势在必行。

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自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犯罪行为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恨,故决定对4名被告人适用缓刑。”不过,这些理由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我不知道,如果涉案的

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但在现实中,公安机关警力不够,无力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权力有限,无从考察,再加之“考察”也无实际内容,缓刑就等于“一放了之”的代名词。

更重要的是,被判缓刑的官员

现实中,公安机关警力不够,无力考察缓刑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权力有限,也无从考察,再加之“考察”也无实际内容,缓刑就等于“一放了之”的代名词。

人员不是官员,法院会念及是“初犯”并且“认罪态度好”,就一“缓”了之吗?

缓刑判决,本是为了避免罪犯在监狱交叉感染,或给罪犯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刑罚措施。但这措施却越来越像是官员与有钱有势者逃避刑罚的专利。法律虽然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

可以保留公职与工资待遇,所以一些官员利用体制内的博弈能力,谋求缓刑;而一些有钱有势者,则通过交罚金的方式以钱换取缓刑。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高达51.5%;被判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或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

备受关注的“7·27”枪击案日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叶尔盖提垦区法院公开宣判。据新疆《都市消费晨报》11月6日报道,法院一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塔城市原市委副书记吕笃功有期徒刑4年。同时以非法出借枪支罪、包庇罪判处塔城市公安局林业派出所原所长赵凯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以包庇罪分别判处塔城市人民法院纪检组原组长张志刚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塔城地区林业局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原主任赵远洲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塔城市个体餐厅老板杨书智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那个违规打猎、误将瓜农将野猪打的倒霉市委副书记吕笃功被判了4年实刑,这个不难理解,毕竟他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而且还有全国舆论在盯着他。但是,为何对其他3名涉案官员和一名老板统统判处缓刑呢?

法院自有理由:“念及4名被告人均系初犯,而且在归案后,无论是

问题奶的下落事关牛奶业复兴

很多人感觉国产牛奶可以放心喝了,牛奶巨头们“痛定思痛”的表情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伴随着牛奶业信任危机的逐步缓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急待明确答案,那就是问题奶都去了哪里?11月6日的《信息时报》也强调了市民心中的这个疑问。

据报道,工商部门此前向媒体透露的数据显示,广州共下架问题液态奶51.6吨。不过,记者采访商家、厂家、工商、质监、环卫、环保等各个环节后,却始终无法明确那数十吨的问题奶的下落——商家说退给了厂家,厂家说交给相关部门销毁了,工商却称由企业召回自行销毁,质监则称没有参与销毁,环保说未收到任何液态奶处理备案……

经历了三聚氰胺风波之后,中国牛奶业遭受了空前的重创,诚信与经营双双陷入困境。最近,蒙牛的当家人还哭了鼻子,吁请

救助,别让外资恶意收购了这“民族企业”,云云。在此背景下,谁都不会怀疑奶业巨头们洗心革面、重新做奶的决心。有这样的决心,牛奶业的复兴当然指日可待。不过,由于眼下的烂摊子没有处理干净,牛奶业重整旗鼓的步伐很难迈得快。

我认为,南京冠生园的事例值得参考,并引起警惕。建议企业与政府部门重新温习一遍:2001年9月,老字号企业冠生园食品公司被央视等媒体曝光“陈馅做月饼”,遭遇信任危机。当年年底,冠生园食品公司宣告破产。当时就有舆论提问:卖不掉的月饼该如何处理?如果销毁了,是否有监管部门监督?4年后,南京冠生园重出江湖,当年8月,该公司生产的一款月饼被抽检不合格,引起人们对问题馅料是否重新利用的担忧。当然,冠生园再次受到重创,一蹶不振。

现在,牛奶业要重新取信于民,类似“问题奶是如何处理的,是否有监管部门监督”的疑问就成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广州的,更是全国的。仅一个广州就有51.6吨问题奶,全国各地加起来,显然是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处置这些数字,各地都有一套公开透明的措施吗?商家有没有把问题奶退还企业,企业有没有交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有没有签收并实施严格的监督,这些程序都必须严谨而高调地执行,及时向社会广而告之。毕竟在消费者看来,不能确信被销毁的问题食品,无异于“不定炸弹”——只要问题奶尚在“人间”,人们不可能不担心有朝一日再碰到它们。

因此,及时、公开、透明地扫清那积压的问题产品,事关市场消费信心的全面回升,以及牛奶业的复兴大计。

高额食品检测费到底该由谁埋单?

鸡蛋被检出三聚氰胺后,很多肉制品及鱼制品企业也自动将产品送检。但一个样品单检三聚氰胺一项就要600元,让企业大呼“吃不消”。对此,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总工程师吴玉奎解释说:“光是三台液相色谱联用仪就须1200万元,现在已检的1.3万份报告的收费还不够买仪器,检验所需的试剂也很贵,检测和试剂很贵为由,而得出“检测是为社会服务”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企业和普通市民以为产品质检就是“摇摇试管就能出结果”,而抱怨600元的检测费太贵,或许有些误解,但我认为,质检机构以仪器和试剂很贵为由,而得出“检测是为社会服务”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这样的话,更像是出自商业

机构之口。如果产品质量检测是一家企业的经营项目,那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有一定成本意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譬如考量一下投入与产出比,盈利空间有多少等等。倘若企业进一步提升了自已,为消费者提供了不盈利的服务,无疑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最好体现,值得公众大大的夸奖一番。

但问题是,质量监督与检测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公共行为,承担质检职责的也不是一家企业,而是政府设立的官方检验机构。其所有的设备、人员工资及运营经费,都来自于纳税人。因此,它的职责就是为纳税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当然不能考虑“盈利”。因此,如果以设备很贵来解释高达600元的检测费,显然也是答非所问。

正因为是公共行为,所以不“盈利”仅是一个最低的要求,除此之外,还要保障企业和市民都检测得起。食品安全是一个公共问题,相关政府部门理应承担起责任来。600元的检测费在质检机构看来也许并不高,这只是相对于检测成本而言的,但相对于个体来说是很高的,事实上相当于将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转嫁给了企业和消费者。这将带来两个负面的影响:一是无形中加剧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二是让企业不敢轻易去检测食品,从而导致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检测成本过高的问题,当然必须解决。说到底,这应该是政府部门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解决的事情,不能打消费者的主意。任何时候,公共服务机构都不能以商业思维来考量自己的职责。

一语惊人

范冰冰当官了

“臧天朔的人”
——歌手臧天朔涉及数起黑
恶事件被抓。以上为其马仔自称。
出处:《京华时报》

“下次我还拖他!记住我是国家公务员,这是阻止他们犯法”
——北京一女处长称停车场
不正规拒绝交费,并驾车将保安
拖出200米。
出处:人民网

“范冰冰怎么可能当官?凭什么?”
——27岁女星范冰冰被任命
为西影副团长享副处级待遇,
遭质疑。
出处:《华西都市报》

“南京卫生局已经发了黑名单,所有医院不给他看”
——药品打假者医院门口被
打,多处就医遭拒。某医院工作
人员道原因。
出处:《中国青年报》

“很多乘客着急,都从车窗跳了下去”
——2605次列车到石家庄
时停2个小时不进站,乘客跳窗
回家。
出处:《河北青年报》

“万科即将宣布破产,负债110亿元”
——南京某网站副主编造谣
“万科破产”被刑拘。
出处:《东方早报》

“我以为是在看病需要,把胸罩脱了”
——吉林女子做胸透被要求
脱胸罩,事后愤而向医院讨说法。
出处:《新文化报》

木桦 辑

